

从影50年拥有“监制”新身份



从影50年，任达华从未停止拍戏

由任达华担任监制，霍穗强执导，任达华、安志杰、元华、姜珮瑶领衔主演的电影《零号追杀》正在爱奇艺云影院热映。

作为一部原汁原味的港式动作片，《零号追杀》讲述了一位已退出江湖的特工华叔（任达华饰），在老街以开古董店为生，过着平淡的生活。某天老街遭当地青龙帮强拆，华叔隐藏的身份被揭开，并受到阿杰（安志杰饰）为首的神秘组织追杀，由此展开双雄对决、殊死搏斗的故事。

近日，羊城晚报记者专访了任达华，听其分享影片背后的制作故事和如今“越搏越勇，进步不止”的心态。



任达华身为监制，兼顾表演、

制作等各个方面

A
谈角色

让“华叔”演“华叔”，吸引更多年轻观众

在《零号追杀》中，任达华所饰演的角色名为“华叔”，而他本人在生活中也经常被叫作“华叔”。让“华叔”出演“华叔”，为何要如此设计？

任达华笑言是“故意的”：“我希望‘华叔’两个字能成为一种索引，让大家回忆起我之前拍的好多港产片，也希望没看过港产片的90后、00后观众因此感到疑惑或好奇，从而去看我以前拍的港产片。用现在的话说，我埋了很多‘梗’在这部戏里面。”

《零号追杀》还集结了多位“老戏骨”和实力派演员。

元华饰演的流浪汉曹老头，不仅贡献了颇多动作戏场面，同时也对华叔找回身份起到重要作用。

“元华哥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员。”任达华称赞，“写剧本的时候我就在讲，‘曹老头’一定要由元华哥来演，这个角色是为他量身打造的。”虽是多年老友，《零号追杀》却是二人的首次合作。任达华表示，此次搭档除了有亲切熟悉感，还为影片带来了幽默轻松的氛围。“电影里我们像两个老顽童一样骂来骂去，是很可爱的。”

在剧中饰演华叔徒弟、大反派阿杰一角的是香港打星安志杰，他与任达华已搭档多次。2003年，两人就合作过《奇逢敌手》；2009年又合作了《灭门》《撕票风云》……此次，安志杰以“西装暴徒”的造型亮相《零号追杀》，承担了全片最激烈的打戏，为观众带来了拳拳到肉的视觉体验。

不过，任达华坦言，此次和安志杰合作，是有遗憾的：“大家都知道Andy（安志杰）很能打，都叫他多拍打戏。但其实Andy是一个很全面的演员，他文戏也能拍得很好。”

片中，姜珮瑶饰演的“阿珍”与雷牧饰演的警察之间的爱情戏被不少观众津津乐道。“原本我的角色跟阿珍是有一些情感戏存在的。”任达华透露，“但我想让观众层更广一些，所以，就将之改成了一条比较隐晦的感情线。”任达华认为，如今年轻人的感情都是大胆而直接的，阿珍和警察之间的感情线能吸引更多年轻观众：“最终效果确实非常好！”

《零号追杀》是一部原汁原味的港产动作片

相隔60小时，父母携手驾鹤西游，
他们用生命见证了古老的爱情誓言

2022年12月25日上午，身在广州的我接到母亲病危的消息。

我简单收拾后于当日赶到武汉家中，见到父亲盖着被子躺在客厅书桌前的沙发上，我心疼地说：“爸，我这次是来当孝子的，我的工作已全部放下，专程服侍两位。”爸没有说话，艰难地高高竖起大拇指，我的眼泪立刻奔涌而出。

在保姆的指引下，我在卧室看到卧床的母亲脸上盖了毛巾，感到很奇怪，保姆说这是传统习俗，我突然有了不祥的感觉，保姆看到我的脸色问：“他们没告诉你，她已经走了吗？”我顿时感觉遭遇晴天霹雳，呆在原地，大脑一片空白……

我强忍悲痛，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和父亲商量母亲的后事，和姐姐、姐夫安排父亲的治疗和起居。在姐夫晚上回小家之前，父亲郑重地向姐夫收回家里的钥匙放在我的手中，虽然当时没有说什么，但现在回

想起来他像是在作一个交代。

在照料期间，父亲同意我的提议，等他身后将他俩一同送回父亲的出生地长眠。

只要有机会，父亲每天不停地抓紧我的手，可能他也预感到了什么。

12月27日，我和家人送父亲连续去了多家医院门诊和住院部，却见不到一位可接诊的医生，无奈在下午4点返回家中，我安排父亲卧床休息，然后去打电话安排母亲后事。我刚打通电话，父亲突然起床也不用保姆搀扶，快步走到我身边坐下，听我打电话。我问父亲有事吗，他却摇摇头。我挂掉电话，坐到父亲身旁，用双手握住他的手，他看着我没有说话，身体却逐渐软下去，我扶他扶不动，叫保姆一起将他搬到沙发上平躺。

接下来是我此生最难过的10分钟，无论我怎样掐人中，在太阳穴等主要穴位涂抹事先带来的急救药膏，从我出生开始，我就觉得住在书的世界里，家中客厅、卧室、阳台、车库，到处都是书的海洋。在父亲的悉心培养下，从小学到中学，我的大部分作文都会被老师当堂分享或在校张贴。现在回想起

我感受到了什么是回天乏力……

相隔60小时，父母携手驾鹤西游，他们用生命见证了古老的爱情誓言。

回顾父母的一生，发觉有些事情似乎是命中注定，有些使命是与生俱来。尤其是父亲，“向书而生”是他的使命，也是他终其一生的追求。

父亲出生时因家里太穷被卖给地主做儿子，因祸得福，读书比同龄人早。在哥哥和姐夫的大力资助下，父亲不负众望考取了武汉大学中文系。在武汉大学，父亲以《珞珈山文》为副主编的身份，和一群同样热血的小伙伴编创双管齐下，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。

从我出生开始，我就觉得住在书的世界里，家中客厅、卧室、阳台、车库，到处都是书的海洋。在父亲的悉心培养下，从小学到中学，我的大部分作文都会被老师当堂分享或在校张贴。现在回想起

看到“毛泽东同志故居”几个字，
他的脚步放缓了，稀稀落落花白的头发，
渗出密密的汗珠

岳父在已有些破旧的车站前留影，再三强调说，人可以照半身，但一定要完整的毛体“长沙”二字。

岳父和岳母并肩站着，雪花般洁白的阳光刺得他们眯着眼。岳父努力挺直脊梁，他扬起黑瘦的脸庞，越过天流云，追忆着他年轻气盛的1976年。

岳父曾做过代课老师，喜书法，写得一手飘逸的瘦金体字。遗憾的是当时微薄的收入养不活一家人，就远走河南去讨生活了。和他同时代课的老师，后来逐一转正了，退休金都拿三五千。

晚上我要了瓶啤酒，问岳父，要不要来一杯。好，高兴，来一杯，滴酒不沾的岳父斟满一杯啤酒，沫子立刻冒出来，他迅速端起杯子喝了了一口，瞬间被染白了稀疏的胡须。

发展真快，变得认不出来了。岳父说，想想就像昨天的事儿。红渐爬上了岳父的脸，和他背上墙上的绿色藤蔓相映成趣。

既然到了省城，就四处走走看吧，橘子洲头还是岳麓书院？我征询岳父的意见。

到韶山

□王国省

如果要去，就去韶山吧，去拜拜主席。岳父说，然后喝干了最后一口酒。

岳父后来进过一家机械厂，也是时运不济，做了几年厂子倒闭就下岗了。于是，生活磨平了岳父最后的雄心壮志，安心去做一个地道的农民了。喂牛劈柴几乎成了他全部世界。他还还有一个多年的好友雷打不动，每天看新闻联播，在缭绕的烟雾里，关心国家大事，追忆似水年华。

好，就去韶山。

摇摇晃晃的大巴车把我们载到湘潭，然后又打的赴主席故里。

大片大片的荷花淀开始映入眼帘，照片、题字、广告牌、酒店等和主席有关的元素开始映入眼帘。岳父一直不说话，他静静地看着窗外的一切。他认真地戴上老花镜，下倾的镜片让他看起来有点像账房先生。

天空湛蓝，白云朵朵。

岳父在故居里走得很慢很慢，生怕惊扰了时光。他费力地一字一句看着铭牌上的介绍，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。

这是他熟悉的农居，和普通的民居没有什么两样，农具摆放有序，堂屋盛放先祖的庄严，只是没有拾

过清澈的池塘。

岳父对着荷塘的杨柳，微笑着对馨忆说，你没听过这样一句诗吧：春风杨柳万千条，六亿神州尽舜尧。红雨随心翻作浪，青山意化为桥。

才十岁出头的馨忆看着兴高采烈的外公，听得似懂非懂。

茂林修竹，荷香阵阵。树荫间，一缕缕降温的乳白色水雾打湿了岳父的衣服。

岳父穿的是我的旧衣服。

岳父随着人流往里走，看到“毛泽东同志故居”几个字，他的脚步放缓了，稀稀落落花白的头发，渗出密密的汗珠。

我说爸，在这里给你留个影吧。

岳父转过头，整了整衣服，恭恭敬敬地站立着，仰望着高高的天空。

天空湛蓝，白云朵朵。

岳父在故居里走得很慢很慢，生怕惊扰了时光。他费力地一字一句看着铭牌上的介绍，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。

这是他熟悉的农居，和普通的

民居没有什么两样，农具摆放有序，堂屋盛放先祖的庄严，只是没有拾

牛的牛栏，房屋空空荡荡，让岳父有些失落。

从主席曾经劳碌过的晒谷坪上

下来，腰酸背痛的岳父走路有些摇摇摆摆，他在一块青石板上坐下来，抽着烟。

烟是他喜爱的白沙。

以前岳父抽的是很便宜的旱

烟，我给他过滤嘴的白沙，以后他就

直抽这个了。

荷塘被风吹开一个个打着漩涡的涟漪，在岳父的脚边漾开去。

最后一站，我带岳父去铜像广场。

嘹亮的《东方红》乐曲正在广场

飘荡，铜像下方，是争先恐后合影的人们，簇拥着成堆的花环。

主席深情地凝望着曾经养育他的青山绿水，在历史的烟云中波澜不惊地站着，夕光映红了他古铜色的伟岸的身躯。

岳父仰望着高高矗立的铜像，

默默地绕像一圈。然后，他在铜像

下方端正正放了三个红褐色的苹

果梨，嘴里开始念念有词。末了，他

站起来，朝铜像深深地鞠了三个躬。

岳父的眼角，开始有了晶莹的泪光。

小子模仿外公的样子，也在一旁弯腰。

岳父的脚，开始有些发软。

岳父的脚，开始有些发软。